

华中语学论库

◎邢福义

主编

第三辑

汉语核心词探索

黄树先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中语学论库(第三辑)

邢福义 主编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成果

Hànyǔ Héxīncí Tànsuǒ
汉语核心词探索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核心词探索/黄树先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0

(华中语学论库〔第三辑〕/邢福义主编)

ISBN 978-7-5622-4263-5

I. ①汉… II. ①黄… III. ①汉语—词语—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4159 号

Hànyǔ Héxīncí Tànsuǒ

汉语核心词探索

黄树先 © 著

责任编辑: 龚琼芳

责任校对: 方汉交

封面设计: 罗明波

编辑室: 文字编辑室

电话: 027-67863220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 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 章光琼

字数: 296 千字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2

版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2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邢福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达，语言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展示出强大的活力和能量。中国语言学是世界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对中国语言学事业有所推动，我们组织撰写“华中语学论库”。作为专用名称，这里的“语学”主要指汉语语言学，近期的15年时间里以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为重点。“语学论库”，这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将来主客观条件具备，在研究范围上可以不断扩大，在研究时间上可以无限延展，在研究队伍上可以辈辈交接，代代传承。“华中”一词，既跟研究队伍的华中群体相关，又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名称相关。

汉语语言学源远流长。千百年来，特别是《马氏文通》出版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汉语语言学沿着“创业——拓新——发展”的轨道不断推进。目前，汉语语言学所统括的汉语语法学、汉语语音学、汉语方言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用学等等学科，都已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喜人局面。

但是，初步繁荣并不意味着已经成熟。对于语言学这样一门

社会科学来说，成熟与不成熟的突出标志，应该是学派或流派是否已经形成。在这一点上，科学跟艺术情况相同。比方说，我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高峰，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形成的这“派”那“派”，只要一提到“梅派”和“程派”，稍有京剧表演艺术知识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两个具有各自特点的著名流派。又比方说，我国的书法艺术早已达到了成熟的高峰，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形成了这“体”那“体”，只要一提到“颜体”，稍有书法艺术知识的人就会知道它是不同于“柳体”“欧体”等的有独特风格的书写体，甚至还会知道颜真卿打破了“书贵瘦硬”的传统书风，开创了“二王”体系之外的新体。然而，汉语语言学的各门学科，即使是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现代汉语语法学，仍然缺乏显示成熟的任何标志，距离真正成熟实际上还十分遥远。

当今的汉语语言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二求”：一求创建理论和方法，二求把事实弄清楚。这是互补互促而又互因果的两个问题。没有理论和方法的成熟，一门学科不可能是成熟的。而理论和方法的创建，是学者们长期深入研究的成果，是有效地进行群体性思考、独立性思考和开拓性思考的结晶。因此，必然带有鲜明的个性，带有学派的印记，反映一派学者的思想体系、研究特点和总体成就。另一方面，没有对事实的清楚了解，理论和方法的创建便成为空中楼阁。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来说，之所以至今尚未成熟，自成体系的理论和方法之所以尚未创立起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事实的了解基本上仍然处于朦胧的状态。真正适合于我国语言文字的理论和方法，最终只能产生在我国语言文字的沃土之上。因此，应该强调“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不然，我国的汉语语言学在世界语言学中就可能永远处于附庸的地位，就永远不会有跟国外理论对等交流的时候。

学术派别的产生，起码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特定的

学术领地，提示标帜性的理论和主张；第二，有鲜明的治学特点，形成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第三，有良好的学风，形成一支富有活力的队伍。近年来的研究状况表明，我国的学者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显示了各自的风格特点，但是，顶多只能说其中孕育着某些派别意识，或者顶多只能说预示了某种派别意识的萌芽。汉语语言学的真正成熟，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有赖于众多的学者群策群力，更有赖于一辈一辈的学者发扬愚公移山的接力精神。我们华中研究群体人数很少，力量单薄，起点不高，功力不足，对于汉语语言学的发展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我们愿意跟在前辈学者的后头，跟在全国各地学者的后头，尽心竭力地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把建设富于特色的汉语语言学比作建筑一座大厦，那么，我们组织撰写“华中语学论库”，便是想为这座大厦的建筑献上几根钢筋几块石头。通过参加大厦的建筑，使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受到训练，这是我们的最大愿望。各部著作在内容上具有独立性，但我们希望，在出版了以上二十部之后可以看到研究风格上的某些特色和理论方法上的某种网络。

“华中语学论库”的撰写和出版，得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年初，出版社社长朱峰先生和中文编辑室主任陈昌恒先生到我家，鼓励我牵头编写一套关于汉语语言学的丛书，要我拟订一个初步的计划。不久之后，新上任的总编辑王先需先生了解了有关情况，立即审定计划，并且从内容到选题都提出了好些中肯的意见。他们为发展学术事业所作的决策，他们在出版事业上的决心、魄力和历史责任感，不管是对我个人还是对华中语言研究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极为有力的鞭策。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贵在努力，贵在坚持！

1996年5月4日

序

戴庆厦

树先教授主要从词汇做汉藏比较语言学研究，主攻汉语史和汉藏语比较。因为我也是做汉藏语研究的，所以很喜欢读他的论著。他的新论文集《汉语核心词探索》，收录了他2002年至2009年期间写作、发表的部分论文，内容都与核心词有关。我读了后很有收获，感到一股新鲜气息扑面而来，很有亲切感，觉得他在汉藏语词汇史的研究上又有了新的突破。

我想了一下，认为树先教授的汉藏语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向同行们推荐。

一是他以词汇为主，展开历史比较研究。这是根据汉语特点选择的一个研究汉语的新角度、新思路。经典的历史比较研究注重语音，从语音规律求证语言的历史演变；而他则以词汇为中心研究词的历史演变。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早期的历史文献未能认识早期的汉语面貌提供充足的证据，必须开辟新的领域。从词汇切入研究语言史，这对于缺少丰富形态的非汉语的汉藏语系语言，应该说也是适合的。

二是他能够超越以往的单个字词的分析、比较，把词放入语义场、词族中去考察，提出了“语义场—词族—词”的三级比较

法。三级比较法就是：首先依据被比较语言的语义，建立一个语义场；在这个语义场之下，再系联同族词；同族词里，再拿单个的字词进行比较。这个方法使得他能看到一般研究所看不到的一些新问题，包括具体词的性质、词的关系及其历史演变。这是词汇研究得以摆脱孤证、防止任意性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三是他把汉语核心词的研究扩大到与非汉语的汉藏语系语言比较之中，把汉语的研究放在汉藏语比较的大背景下进行。这样做，视野开阔，观察有力。他在词义研究方面，提出了“比较词义”的研究思路。“比较词义”就是看语言中某一个核心概念，会有哪些共同的演变。该书运用“比较词义”的方法，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研究汉语词义引申，系联同族词；解决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择词问题。回顾以往研究汉语词义的引申而系联同族词，基本上只局限于汉语内部的材料，没有别的语言的支持，视野是不开阔的。语言研究，如果仅局限于一种语言内部，在进行历史比较时会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因为没有其他语言的验证。

四是 he 尽量吸收传统语言学的精华，把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他十分重视语料建设，广泛收集汉语和非汉语的文献材料及研究成果。

难能可贵的是，树先教授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在汉语和汉藏语词汇史这块土地上默默耕耘，一点一滴地探索适合于汉藏语研究的方法和经验。我们都知道，词汇的特点及其历史演变不同于语音、语法。语音的演变可以通过有限的基本词的语音比较探索其演变规律；语法演变的规则也是有限的，可以通过有限的句子来归纳其规律。词汇的研究，虽然人们做了不少的努力，但至今尚未取得比较令人满意的系统成果，其理论框架尚未建立。所以我认为，词汇研究特别是它的历史研究，相对而言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汉藏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语音研究上。词

源的研究，也主要是在探索语音对应规律上下功夫。做汉藏语词汇研究的人，至今还很少，与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很不相称。所以，树先教授《汉语核心词探索》一书的出版，以及这之前出版的论著，必将大大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会有许多帮助。

这些年我常看到树先新发表的研究成果，觉得他是一位在汉藏语和汉语史研究领域里有着深厚功底的、不可多得的研究人才。据我观察，他的特点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做，解决一个算一个，写成一篇又一篇的论文，如《说“幼小”》（1991）、《说“稻”》（1994）、《说“扫”》（1996）、《古代汉语的“马”字》（1998）、《说“盐”》（2000）等。他的论著主要是论文集。他不去追求大的理论框架，也不刻意去做大题目的综合研究，而是从具体的、小的语言现象的研究中总结理论方法。我很赞赏他的学术路子。

值此新作即将出版之际，写上以上一些不成熟的话，一为祝贺，二为共勉。

是为序。

戴庆厦

2009年6月18日

目 录

序	邢福义(1)
序	戴庆厦(1)
试论汉藏语系核心词比较研究	(1)
比较词义研究:“薪柴”与“燃烧”	(14)
汉语及其亲属语言的“日”和“首”	(47)
说“径”	(69)
说“膝”	(98)
说“手”	(105)
说“爪”	(120)
汉语核心词“足”研究	(128)
汉语核心词“鼻”音义研究	(153)
汉语核心词“我”研究	(173)
汉语核心词“木”研究	(188)
汉语核心词“根”音义研究	(221)
汉语核心词“星”音义研究	(240)
汉语核心词“界”研究	(249)

依据词族研究汉语早期派生构词	(286)
汉语文献中几个词的语言学解释	(297)
汉语耕、元部语音关系初探	(307)
从核心词看汉缅语关系	(329)
后 记	(365)

试论汉藏语系核心词比较研究

核心词是基本词汇中的基本词，每一个语言都包括这部分词。核心词比较稳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词都有较为稳定的语音形式和较为准确的含义。研究语言的核心词，对我们认清语言的早期面貌、历史演变，进行语言之间的比较都有积极意义。不同语言之间核心词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词汇有更深刻的认识。

经典的比较语言学认为，语法（形态）简单的语言，比如像远东语言，词汇的比较就很重要，可是词汇常常是不可靠的^①。

白保罗（1972）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汉藏语系是根据藏-克伦语和汉语所共有的一系列单音节词根建立起来的。正如下面所显示的，关于这些词根的某些语音规律可以肯定下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个材料所揭示的发生学上的联系。汉藏语系两个分支都以使用单音节词根和声调系统的发展为特征，不过这些特征没有什么重大的价值，因为这两个特征其他语系（台语、苗瑶语）也都有。以句法来说，汉语和克伦语的宾语在动词之后，而所有藏缅语则毫无例外，宾语一律放在动词之前。就藏缅语形态一般是古老的性质来看，人们可以假定藏缅语的语序是一种原始的形式，而汉语和克伦语的词序则都是受了动词加宾语类

①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国外语言学选译》，语文出版社，1992年，第27页。

型的邻近语系（台语、苗瑶语、孟高棉语）的影响。克伦语和汉语在句法上出现的一致性，就其来源来说是次要的。它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同克伦语和藏缅语之间占优势的词汇上的一致性相比。一般来说，词是主要的，形态和句法是次要的。”^①

郑张尚芳先生（1995）也认为：“要重建原始汉语，就需要进行亲属语言的比较。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同源根词或词根的比较，以及词根附缀方式及附缀成分的比较，因为这才是判断汉藏语言亲属关系的主要依据。至于一般的语法结构、语法形式的比较却非主要，就大家公认关系密切的汉藏两语来说，句法词法都有重大差别……汉藏亲属关系主要正是根据核心词中大量根词（或词根）同源而确定的。”^②

本文拟对汉藏语系核心词及其研究提出初步的看法。

一、汉语核心词研究回顾

汉藏语系核心词的比较研究，首先应该以汉语核心词的研究为基础。最近若干年，汉语核心词的研究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近几年的研究，有以下比较明显的趋势。

1. 研究汉语核心词的替换

王力先生（1980）在《汉语史稿》中讨论了“汉语基本词汇的形成及其发展”，这可以看做是汉语常用词的早期研究。蒋绍愚先生也倡导研究常用词，张永言、汪维辉先生（1995）对蒋绍愚先生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蒋绍愚先生曾经设想，‘可以根据一些常用词语的更替来考察词汇发展的阶段’（1991年9月

① 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2年，第2页。

② 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载《中国语言学报》，1995年专刊，第269页。

13日就《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一文致张永言信)。在新近出版的《蒋绍愚自选集》中,又多次论及这一问题,还有专文《白居易诗中与‘口’有关的动词》(原载《语言研究》1993年第1期),分析探讨了与‘口’有关的四组动词从《世说新语》到白居易诗到《祖堂集》的发展演变情况,并运用了判别旧词与新词的两种基本方法——统计使用频率和考察词的组合关系。蒋先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所作的探索,无疑将对推进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①近几年,蒋先生指导学生对汉语常用词的演变进行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随后进展很快。张永言、汪维辉先生(1995)认为:“至于作为语言词汇的核心的‘常语’,向来是训诂学者认为可以存而不论或者无烦深究的。然而,要探明词汇发展的轨迹,特别是从上古汉语到近代汉语词汇的基本格局的过渡,即后来逐步形成的渐变过程,则常用语的衍变递嬗更加值得我们下工夫进行探讨。而这正是汉语史异于训诂学之处。因为不对常用语作史的研究,就无从窥见一个时期的词汇面貌,也无从阐明不同时期之间词汇面貌,也无从阐明不同时期之间词汇的发展变化,无从为汉语史分期提供科学的依据……(词汇史)它的目的是为了阐明某一种语言的词汇的发展历史及其演变规律。”^②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考察了“目/眼”等8组常用词在中古时期变迁递嬗的大概情况。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97年汪维辉先生完成了博士论文《东汉魏晋南北朝常用词演变研究》,经过2年多的修改,以《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

① 张永言、汪维辉:《关于汉语词汇史的一点思考》,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

② 张永言、汪维辉:《关于汉语词汇史的一点思考》,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

究》为名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汪先生在这本书里，一共考察了10组名词、21组动词、10组形容词，共计41组。汪维辉先生（2000）说：“本书所说的‘常用词’，跟词汇史上所用的概念含义有所不同。首先，‘常用词’是跟‘疑难词语’相对待的一个概念，一般而言，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是从训诂学的立场上看基本上没有考释必要和价值的那一部分词（当然，这两类词也并不就是截然分开的，有少量交叉的情况）。其次，使用频率不是本书确定常用词的主要依据，更不是唯一依据。我们所说的常用词，主要是指那些自古以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跟人类活动关系密切的词，其核心就是基本词。第三，有些词虽然很常用，但跟词汇的历时更替关系不大，也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①汪维辉先生（2000）说：“本书的主要任务有三个：1）大体考定每一组常用词的更替从何时发生，到何时完成；2）尽可能把演变更替的过程描写出来；3）总结常用词演变的一般规律。”^②汪先生的这本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汉语常用词更替进行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为汪先生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威望。方一新、王云路伉俪（2002）对这本书有很公正的评价。

2. 研究汉语核心词的构成和早期形式

对某一个概念进行穷尽式的研究是汉语核心词研究的又一个阵地。这种研究就是把汉语的某一个概念的所有字词收集起来，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很早也有人做过。清人王念孙（1744—1832）《释大》（罗振玉辑《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

①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② 参见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17页。

2000年)是早期的代表。这篇文章是未完成的残稿,存七篇(第八篇未完)。据王国维跋,第八篇后还有“《释始》清从二母字初稿”。王氏书前七篇:“正书清稿。取字之有大义者,依所隶之字汇而释之,并自为之注,见溪群疑影喻晓七母。凡七篇,篇分上下。余从杂稿中搜得匣母一篇,录附卷末,并为八篇。……案唐宋以来相传字母凡三十又六,古音则舌头舌上、邪齿正齿、轻唇重唇并无差别,故得二十三母。先生此书亦当有二十三篇……又先生遗稿似尚欲为《释始》、《释君》诸篇而未就者……先生盖特取《尔雅》首数目释之,以示声义相通之理,使学者推而用之而已。”(《观堂集林》卷八《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王念孙的《释大》、《释始》当然是解释常用词,《释君》就并非常用词。可见,王氏并不一定有现在常用词这个概念。但是他收集资料以义为经,整理材料以声为主,这个方法却是可取的。我们现在可以用现代语言学方法对王氏收集的资料进行重新研究。张令吾先生(1996)即以王氏资料来研究汉语词族。

张永言先生1984年在《论上古汉语的“五色之名”兼及汉语和台语的关系》中认为:“我们整理上古汉语同义词,就需要从多种角度着眼,除了就词论词,分析其意义、用法的异同而外,还应当从时间上考察其纵向的传承,从空间上探索其横向的渊源,而操作的第一道程序则是:确定若干基本的或大或小的义类(semantic groups),就上古文献钩稽有关词汇,‘经以同训,纬以声音’(章炳麟《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归纳为一个个词族(word families),以此作为进行其他各种研究的张本(data)。基于这一设想,本文试着就‘色彩’这一义类对上古汉语里有关的词汇作一番初步的收集排比工作,目的在于为上古汉语同义词和词族的研究、构词法的研究、词的理据的研究以及汉

语与邻近语言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一分材料。”^① 张先生的这篇文章虽然只是把所收集的材料照声母分类，后续的研究并未展开，但他的想法是很好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冯蒸 1989）。

黄树先对汉语核心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93，1994，1996，1998，2000，2003，2004，2005）。这些研究根据语义场来收集汉语材料，然后利用汉语内部材料进行词族的系联，在此基础上和汉藏语系其他语言进行比较。

此外，研究汉语核心词的虚化也很有成绩。常用词中的虚词，最近几年也有很好的研究。对这一课题研究得全面、系统的是李宗江先生，其成果集中反映在他的《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李先生研究的常用词大体集中在虚词（包括实词虚化），这大概和他以前一直研究汉语语法有关。

二、汉语核心词的构成和早期形式

在上一节，我们介绍了汉语核心词研究的几个趋势，本节着重介绍有关汉语核心词的构成和研究汉语核心词早期形式的一些想法。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认为应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确定汉语以及汉藏语系语言中的核心语义。语言中的语义，或者叫概念，其数量是庞大的，我们要进行语义的研究，首先必须确立语言中有哪些核心语义。我们认为应该依据国际通用的核心词表选定汉语的核心词。斯瓦德士（M. Swadesh）认为，任何语言中的词根、基本的日常用语组成的那部分词变化的速度总是比较固定的。国际上大多以《百词表》为依据，把它作为语言中核心词的标准。这是我们研究汉语核心词的重要依据。

^① 参见张永言：《论上古汉语的“五色之名”兼及汉语和台语的关系》，《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第177～178页。